



禮記疑義卷三十六 學記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學記第十八 疏案鄭曰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補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諉依註作小

訂義註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

策 疏憲法釋詁文諉之言小也者言文行小故云諉之言小也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况云所

學者聖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聖人之道不此可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也疏此

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為重發慮

憲者發謂起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也言有人不學而起發謀慮終不動眾舉動必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求善良者良亦善也又能招艾善良之士足以設聞者聞聲聞也言不學之人能有謀慮法式求善以自輔此是人身小善故小有聲聞也不足以動眾者雖有小善恩未被物若動眾則不能故云不足以動眾也就賢體遠者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也足以動眾者以恩被於外故足以動眾也未足以化民者雖復恩能動眾識見猶淺仁義未脩故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欲化民成俗者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故云其必由學乎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案善良遜於賢求又輕於就故其效有廣隘也動則感發矣而未能遽化者以未學則身教未足以率之也集說補正曰發慮猶發心謂發心合乎憲典以求為善良之人陳氏集說曰遠踈遠之臣體體羣臣之體

廷華案憲典固學之所在今止求合而未學故不足以動眾草廬吳氏又謂求善良者求復其本然之善



固有之良其說亦近並存之

疑義註動眾謂師役之事

疏云動眾謂師役之事者動眾與化民相對化民事

難動眾稍易故知是師役之事

廷華案動即誠能動物之動註以師役言亦好言師役之病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兌依註作說

訂義註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

集說曰經常也

言學之不舍業也

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疏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高宗夢傳說者書序云高宗夢傳說作說命三篇高宗殷王武丁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其事具尚書篇

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疏此一節論喻學之為美先立

學之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者建國謂建立其國君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記者明

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言殷相傳說告高宗云意恒思念從始至終習於學也其此之謂

予者言此經所謂教學為先則兌命念終始於學也疑義疏學不舍業即經云終始思念經典是不舍業

也



廷華案典經也經常也謂念終始常於學無間齒耳  
疏訓為經典語義便不可通

雖有嘉者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  
姚本學  
半其此之謂乎上學胡孝反  
長了兩反

訂義註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  
所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雖強修業不敢倦言學人  
乃益已之學半疏此一節明教學相益雖有嘉者弗  
食不知其旨也者嘉善也旨美也雖有嘉美之者兼

昭文張金一書寫定續經解

陳列於前若不食即不知其有之美也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也者至謂至極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  
則不知大道之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也者若不學  
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已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已之  
所短有不足之處也教然後知困者不教之時謂已  
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已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  
則甚於不足矣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者凡人皆欲  
嚮前相進既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嚮之而求諸已之  
困故反學矣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者凡人皆有懈怠  
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強學其身不復懈怠也故曰教

學相長也者謂教能長益於善教學之時然後知已  
因而乃強學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  
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案此非相長義然亦說  
姑存之下益  
命曰學學半者上學為教音數下學者謂習也謂學  
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已學之半也說命所云其此之  
謂乎言學習不可暫廢故引說命以證之言恒思念  
從始至終典於學也

廷華案學學半明相長謂教者學者各得其益如分  
之各得其半也

古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  
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達強立而不  
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術註作  
遂集說

作州說音悅  
蛾魚起反

訂義註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  
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  
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學者之歲來入也中  
猶問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同禮  
三歲大比乃考焉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



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力臨事不惑也不  
反不違失師道懷來也安也蚘蚘也蚘蚘之子微  
蟲耳時術蚘蚘之所為其功乃復成之臣

者此記與黨連文故知術當為遂以聲相近而錯悞也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朝夕坐於門者已猶退也謂年老而退歸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小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引周禮者證黨遂之異案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鄙五鄙為鄆五鄆為縣五縣為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註云歸教於閭里其比與隣迤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云遂在遠郊之外去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里之外故知遂在遠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外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此云  
黨有序者鄉學曰序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  
於序門之外註云序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序  
者是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序不別立序問年謂下  
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云鄉遂大夫問歲則  
考學者計入學多少之間歲非是鄉遂大夫問歲三  
年入學也云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者鄭引周禮三  
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故周禮鄉大  
夫職云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皇氏云此中年考  
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此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也  
下文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為國學亦非也但  
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  
大夫考校也案釋蟲云蚘蚘之子也者蚘是蟻為蚘  
蚘大者又云蟻子故云蚘蚘之子也案師不但已  
仕者註特疏此一節明國家立序序上下之未并明  
入學年歲之差古之教者謂上代也家有塾者此明  
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

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  
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  
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  
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有庠者黨謂周禮  
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  
術有序者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為遂序亦學名  
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  
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  
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故云國有學  
也此年入學者比年謂每年也謂年年恒入學也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年考校者中猶間也謂每年也間一歲鄉遂大夫考  
校其藝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二年  
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  
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趣鄉習學何經三  
年視敬業樂羣者謂學者入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  
學者敬業樂羣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五  
年視博習親師者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  
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者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  
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謂之小成



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故曰  
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謂九年考核之  
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定強立謂專強  
獨立不有疑滯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  
此大學之道也言如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  
小學技藝耳記曰蛾子時術之者謂舊人之記先有  
此語記禮者引舊記者言云蛾子時術之蟻子小蟲  
蚍蜉之子時時術學術上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  
時時學問而成大道記之所云其此學問之謂乎陳  
氏集說曰術當為州敬業則所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陳據周禮州長射於州序而言蓋周禮之例

六概言六鄉以該六遂則陳說為長言州黨則問比

可知言鄉則遂鄙鄮縣可知其說較勝於鄭

州二千  
五百家

陳作萬二千五百  
家萬字衍刪之但鄭亦得備一說並存之

又案一年之視蓋十年出就外傳時故止以離斷句

絕言之補正以離當為麗謂附經義以辨其志未合

也又十年就傳歷九年冠為成人則即大成時也術

當為子述之述蓋繼述之謂又此就一人言其考核

如此此一黨一州學者眾矣豈必年分皆同但分行

考核各隨一年三年之候以省察之又必時時考核

非隔年止一考校也

疑義疏魯立四代學比與隣止五家不必有學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序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序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

廷華案四代之學是誇魯之詞夏殷禮亦註疏習見語俱無考要未有不異其名者也

又案敬業即所謂敬德修業謂敬脩其德業也疏以敬藝業長者言不與下樂羣復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

乎音註作小孫音遜下全

訂義註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稻也楚荆也二



者所以撲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禘  
 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  
 志意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學文也教之長釋  
 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也官居官者也士  
 學士也疏案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云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  
 官者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今為學者歌  
 之欲使學者得為官與君臣相宴樂各自勸勵故云  
 所以勸之官也此云始者謂學者始來入學故云始  
 入學習之也鼓謂擊鼓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文王世子云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文王世子云謂  
 天子視學之時擊鼓警眾也若是凡常入學用樂及  
 為祭視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是也爾雅釋木云榴山  
 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盧氏云樸作教刑是樸撻犯  
 禮者禘大祭爾雅釋天文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為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  
 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  
 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  
 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  
 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  
 秋頒樂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今季春大  
 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  
 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  
 後此舉未卜禘而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  
 謂夏正郊天視學謂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  
 如熊氏義禘禮不王不禘鄭註何得云天子諸侯既  
 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

疏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各依文

解之大學始教者大學謂天子諸侯侯學者入大學

習先王之道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

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



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熊氏云以註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教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惟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惟祭先師而已不祭先聖故大昏春釋菜合舞鄭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習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人使上下順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入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故云鼓篋也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孫其業謂恭順其所持經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學者不勤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以笞撻之所以然者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未卜禘謂未為禘也禘是大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是未為禘祭不視學所以然者欲游其學者之心謹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故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優劣焉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者時觀謂教者時時觀



禮記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之而不丁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心憤憤口悻悻然後啟之學者則存其心也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問師則幼者但聽之耳學不躐等也者學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意有驕矜今惟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者倫理也言前七等之事是教學大理也記曰至謂子引舊記結上七事凡學謂學為官學為士者官先事士先志者若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為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為士則先喻教以學士之志故先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其此之謂乎者記者所云其此在上七事之謂乎草廬吳氏曰或云禘祠字之誤謂周禮春祠也

廷華案五年一禘考校太疏若以時祭言如王制郊特牲說則又春秋亂世之事與周禮不合吳氏所以有祠字之誤之說也愚謂此記亦春秋後之書故誤以禘為時祭也又註疏以威為學者以儀補正謂振收教者之威儀竊以夏楚威之威應指教者言但二物是振其威非收其威以為振收亦似未的收字疑



悞姑仔以備參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操七刀反依於

反豈

訂義註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雜服冕服皮弁之屬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疏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大學之教也時者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教必有正業者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者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縵為為前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心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不

禮記卷之三十一

學記

詒經堂



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詩是樂歌故次樂也  
 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詩先依  
 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以  
 詩譬喻故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禮法也前  
 詩後禮亦其次也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玄端  
 之屬禮謂禮之經也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  
 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  
 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  
 起義也興謂歡喜也故爾雅云歡喜興也藝謂操縵  
 搏依雜服之等

廷華案疏本言操縵安弦六藝下又云歡喜具雜藝愚謂疏既以興藝是

總結上三事則不應以藝字與上二事並列且拋去  
 雜服與藝中亦不應謂之雜藝也故易六藝為雜服  
 刪雜藝雜字  
 第存藝字 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歡喜其藝則不

能耽翫所習之正道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者故因上起下之辭學雖積漸故君子之人  
 為學之法恒使業不離身藏謂心常懷抱學業也修  
 謂修習不廢也息謂作事倦息之時而亦存學也游  
 謂閒暇無事游行之時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  
 暫替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者此明親師愛友  
 也然如此者乃能藏修息游無時暫替能如此者乃  
 能安其所學業言安樂業既深必知此深由本師故



至於親愛師也樂其友者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  
被於樂重然前三年樂羣五年親師親師在樂羣之  
後而此前親後友者羣即友也為義然也前明始學  
故樂友在前此明學業已成故親師為首矣而信其  
道者其道已道也既親師樂友已道深明心自說信  
不復虛妄一云信師友之道前安學故乃親師樂友  
後乃信道也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輔即友也  
友主切磋是輔已之道深遠也離猶違已也道深明  
不復虛妄心自信之若假令違離師友獨在一處而  
講說不違反於師友昔日之意旨此則強立不反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兌命曰者引尚書合結之敬孫務時敏者此句結積  
習也常能敬重其道孫順學業而務習其時疾速行  
之故云敬孫務時敏敏猶疾速也厥修乃來者此句  
結親師教道也厥具也若敬孫以時疾行不廢則其  
所修之業乃來謂所學得成也所以尊師樂友其此  
之謂子者兌命所云其此經之謂子長樂陳氏曰不  
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之  
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縵之為  
樂鐘師之所職磬師教而奏之所謂操縵則燕樂而  
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



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冠衣不純素所服采衣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安弦而後安詩學樂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立禮之意也變教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內則就外傳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之終始歟嚴陵方氏曰藏焉修焉所以存其心息焉遊焉所以遊其志藏則藏於其心脩則修於其身務學不求師則道孰為之傳獨學而無友則道孰為之輔是故雖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若是而已孔子曰以友輔仁陳氏集說曰藝即上三者之學也

疑義註有居有常居也

疏退息必有居者退息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有居謂學

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

廷華案新安朱氏曰今案上句鄭註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其說是也蓋居而有學乃見無時不學耳



止以居言則於學何陟而記人舉之不亦贅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教進而不顧其安使

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矣求之也佛夫

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

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佛全

訂義註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

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

也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其所法象而已務其

所誦多不惟其未曉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為之說

不用其誠材道也案材當是天之降材之材註說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雖未的然亦一說始並存之

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教

者言非則學者失問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

然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猶成也疏其發言

其義者首猶本也教者為弟子發言出說不本其義

理謂不解此義之言也云動云有所法象而已者既

不稱義理舉動所云則言此義有所法象猶若一則

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為配當務

其所誦多者謂師務欲得所誦使多釋經進也云不

惟其未曉者惟思也不思其誦得未曉解者釋經不

顧其安也言師為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為之說解經不用

其誠也言師為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為之說解經不用



是其求之也佛案隱方氏所謂其學未明也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教故不盡也是即輔氏以材為資之義並存之疏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是今師之失故云今之教者呻其佔畢者比明師惡也釋器云簡謂之畢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謳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言及於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輒詐稱有法象也進而不顧其安者務欲前進謂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使人不由其誠者人謂學者也誠忠誠使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學者誦文而已為之說義心皆不曉而孟浪是不用已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者材道也謂已既不曉其義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為所隱惜不盡其道也其施之也悖者謂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也其求之也佛者佛戾也教者佛戾也教者既背違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愛學者心既不解求問於師師又不曉戾違義意也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者由師教既悖而愛者又違故愛學者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若其難而不知其益



也者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愛之苦其難既難不解故不自知其有益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者學者勉力自強雖得終竟其業為心不曉解其忘去之必速疾矣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者刑猶成也言師教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故云其此之由乎其此之由謂此經文也以例推之前文云其此之謂乎則是他書所云其此經之謂乎草廬吳氏曰多其訊言為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為句及於猶言至於數進謂數數進之言未可以進而進不顧其學之安否也更發王氏曰數度數言止及度數之末而不知本也輔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氏曰刑儀型言不足為儀刑也

三說亦合  
並存之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訂義註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興起也疏此一節論發之得理則教興也禁於未發之謂豫者發謂情慾發也豫逆也十五以前情慾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為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故云禁於未發之為豫當其可之



謂時者可謂年二十之時言人年至二十德業已成受教之端是時最可也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者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謂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教之所謂孫順也從其人而設教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者結上四者並是教成之所起也陳氏集說曰相觀如甲善則乙觀而效之乙善則甲觀而效之摩相勵而進也

疑義疏相觀而善之謂摩者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間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  
廷華案此朋友彼此觀法之謂疏說則仍是觀而弗語義也故以集說正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壞音

訂義註教不能勝其情慾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則思放也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不相觀也



燕猶褻也褻其朋友廢弛

疏言格是堅強譬如地凍則堅強難入故云如凍洛

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為洛也

疏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之廢棄發

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者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

扞也格謂堅強

集說格如凍洛之洛言如地之凍堅強難入也

言情欲既發

而後禁教則扞格於教教之不復入也是教弱而欲

強為教不勝矣

集說言不能承當其教也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

難成者時過謂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難欲追悔欲

學精明已散徒勤苦四體終難成也雜施而不孫則

壞亂而不修者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

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修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者獨學謂獨自習學

而無朋友言有所疑無可諮問則學識孤偏鄙陋寡

有所聞也燕朋逆其師者以前四條皆反上教之所

與此燕朋燕辟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燕朋謂燕褻

朋友不相尊敬則違逆之教道也此六者教之所由

廢也者結上六事是廢學之由前與有四後廢有六

者度云不褻朋友及師之譬喻自是學者之常理若

不為燕朋燕辟則亦不足以致與言若則此燕朋燕

譬則學廢替矣

疑義註燕辟廢其學者辟譬喻也謂義理鉤深或直



言難曉時須假設譬喻然後可解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師之譬喻是廢學之道也

廷華案陳氏集說以燕辟為燕遊邪辟是也註疏於文義未合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訂義註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疏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者喻猶曉也牽謂牽偏師教既識學之廢典故教喻有節使人曉解之法但廣聞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曉知亦不偏急牽令速曉也強而弗抑者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興之使學者不抑開而弗達者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道而弗牽則和者此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也若人苟不曉而牽偏之則彼心必生忿恚師與弟子不復和親今若但示正道寬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強而弗抑則易者賀氏以為師但勸

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開而弗達則思者但開發義理而不為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思得必深故云則思也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者結上三事之功若師能教弟子如此三事則可謂善教喻矣

疑義註抑猶推也疏弗抑言使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

廷華案抑是遏抑之抑蓋強是激勵其志氣則必鼓勇而前不復遏抑之陳氏云不抑之使退其說是也註疏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訂義註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疏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故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者一失也假或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或失則寡者二失也或有人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



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或失則易者三失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四失也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此四者心之莫同也者結前四失是由人心之異故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者結救失四事師既前識其四心之不同故後乃能隨失而救之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者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失惟善教者能為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訂義註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傲約而達以下言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疏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其師也言學者繼詩之志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故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歌謂音聲和美感動人心使聽者繼續其聲也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者設譬既畢故述其事而言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其志如善歌之人能

以樂繼其聲如今人傳繼周孔是也其言也約而達者此釋所以可以繼之事言善為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微而臧者微謂幽微臧善也謂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也罕譬而喻者罕少也喻曉也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可謂繼志矣者能為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志意不言繼聲而繼志者本為志設故不言繼聲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代惟其師此之謂乎

訂義註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能為君者弟子學於師學為君也師善則善四代虞夏殷周疏此一節明為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極之美可以為君長之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師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而知其美惡者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也然後能博喻者博喻廣曉也若知四事為主觸類長之乃得為廣有曉解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者前能廣解後乃可為人作師也能為師然後能為



長者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也能  
為長然後能為君者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為一  
國之君也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者宵雅肆三官  
其始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  
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子即是學能為  
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者師善則能教弟子弟  
子則能為君故弟子必宜慎擇其師不可取惡師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者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也言三王四代雖皆聖  
人而無不擇師為慎故云惟其師更舉四代以兼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三王所以重言者以成其辭耳言人之從師自古而  
然師善則已善其此之謂乎者記者證前云擇師不  
可不慎即此惟其師之謂也

義

案大學之道由修齊推  
之治平即此學為君之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  
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  
也

訂義註嚴尊敬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尊師重道不使  
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

項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  
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向而立師尚父曰先王  
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疏武王踐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  
見與者武王言黃帝顓頊之道恒在與意言意恒念  
之但其道起忽已遠亦恍惚不可得見與與語辭今  
檢大戴禮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  
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丹書者師說云亦崔所  
御丹書也云端冕者謂袞冕也其衣正幅與玄端同  
故云端冕故皇氏云武王端冕謂袞冕也樂記魏文  
侯端冕謂玄冕也云師尚父亦端冕者按大戴禮無  
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按大戴禮惟云  
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云師尚父西  
面道書之言者皇氏云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故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面王度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  
與此異也其丹書之言按大戴禮云其書之言曰敬  
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瑞書同矣凡事不  
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  
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  
惕然若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及几鑑孟  
盤楹杖帶屐劍矛為銘疏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  
子以下必須尊師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者  
二謂當其為尸及師則不臣也此文義在於師并言  
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者若不  
當其時則臣之按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  
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



同之此惟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為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惟舉此二者餘不言也  
又案鉤命次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二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正之後者為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譴不臣也諸侯無此禮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者此證尊師之意也此人既重故更言大學也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訂義註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已先易者言先易後難以漸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此皆善問善答也

疏春謂擊也以聲之形容言鐘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以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也按左傳文十一年



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僞如富父  
父終甥以戈橋長狄喉而殺之是也  
疏此一節

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善學者師逸而  
功倍者受者聰明易入是為學之善故師體逸豫而  
弟子所解又倍於他人也又從而庸之者庸亦功也  
所得既倍於他人故恒言我師特加功於我者是從  
而功之也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者此明劣者也已  
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也又從而怨  
之者已既闇鈍而不自責已不明乃反怨於師獨不  
盡意于我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者此明能問者問謂論難也攻治也言善問之人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匠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濡易之處然後斫其節目  
其所問師之時亦先問其易後問其難也及其久也  
相說以解者言問者順理答者分明故及其經久師  
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不善問者反此者若闇劣不  
解問之人則與能問者意反也謂先問其難心且不  
解則答問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故云反此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  
則大鳴者嚮明問此明答也以為設譬喻善能答問  
難者如鐘之應撞撞小則小鳴應之撞大則大鳴應  
之能答問者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待其從

禮記卷之三十一 學記 元 詒經堂



容然後盡其聲者又以鐘為喻也不善答問者反此者謂不善答他所問則反此上來之事或問小而答大或問大而答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於所問故云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者上善問善答此皆進益學者之道也方氏曰節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也目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自必奈也此皆至堅難攻之處朱子曰從容鐘之餘韻從容而將盡也集說補正曰猶瑟之鏗爾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案此似勝於註並存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訂義註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疏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學者謂心未解其義而但逆記他人雜問而謂之解至臨時為人解說則先述其所記而示人以其不解無益學者故云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既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為說之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者若愛業者



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憤悱悱之間則師然後乃示  
語之矣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者弟子既不能問  
因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可也  
案程子謂記問學在外故不可為人師可為人師者  
理義而已山陰陸氏曰聽者聽之而覺語者語之而  
知則非理義精  
深何能如此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  
車在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訂義註學為裘者仍見其家銅補穿鑿之器也補器  
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為裘學為箕者仍見其家撓  
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謂乃三體相勝有似於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卷之三

為楊柳之箕車在馬前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志學  
者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案仍者相仍謂  
而習見之也疏

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良善  
也治謂鑄冶也裘謂衣裘也言積習善治之家其子  
弟見其父兄世業銅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  
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  
相合以至完全也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者亦世業箕  
柳箕也言善為弓之家使幹角撓屈調和成其弓故  
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  
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者明新習者也始駕者



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  
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  
前所以然者此駒既未曾駕車若或駕之必當驚奔  
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  
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言學者亦須先  
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道乃易成也君  
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結上三事三事  
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有  
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訂義註以事相况而為之醜猶比也當猶主也五服  
斬衰至緦麻之親疏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各  
依文解之比物醜類者既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  
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  
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  
如斯則今學豈不然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者此一經論師道之要以餘事譬之此以下四事皆  
上比物醜類也鼓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言鼓之為

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聲而宮商等之五聲不  
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故云弗得不和也所以五聲必  
鼓者為俱是聲類也若奏五聲必求鼓以和之即是  
比類也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者水謂清水  
也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清水無色不在五色  
之限無主青黃而五色畫績者不得水則不分明故  
云弗得不章也五色是其水之出也故五色湏水亦  
其類也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者本學先王  
之道也五官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為官之理本求  
博聞強識非言於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為師然後  
能為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  
得不親者師教之師也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  
小功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  
之家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弗  
得不親是師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  
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  
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訂義註不官謂君也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



一物不約謂若胥命於蒲無盟約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本者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于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疏按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氏云不盟也杜云不歃血也案彼直以言語相告命非大信之事引之者取其不盟之一邊與此不約相當故引證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云始出一勺卒成不測者中庸篇云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生焉是其始一勺後至不測也猶言疏此一節論學為眾事之學初為積漸後成聖賢也本君子曰者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也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在位者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為諸官之本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謂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不約者大信謂聖人之信也約謂期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不言而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為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不約而為諸約之本也大時不齊者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齊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齊麥自故云不齊也不齊為諸齊之本也察於此四者可以有至于本矣

者結之也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慶云四者謂不官為羣官之本不器謂羣器之本不約為羣約之本不齊為羣齊之本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為本也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者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皆曰川也故總云三王之祭川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此之謂務本者先祭本是務重其本也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疏皇氏云河海之外源之與委今依用焉  
廷華案皇氏模糊而疏引之不可解



禮記疑義卷三十七

樂記第一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樂記第十九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

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略有分焉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元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移齟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而巳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高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授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十二篇其名猶在二餘十四卷樂記無所取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

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  
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賓  
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  
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  
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  
總為二十三篇也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音而樂之  
及于戚羽毛謂之樂

訂義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  
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按古樂吹律以審聲此註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彈蓋以後世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之均言姑存之

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  
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

疏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為宮極清者為羽五聲以清濁相

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之  
謂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

相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眾聲  
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為聲初

音為樂為末也所以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彈其  
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惟一聲不足為樂故

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文  
言又謂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為樂必

有異聲相應乃得為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  
不得為樂也按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同者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



一惟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  
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  
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旄旌  
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  
師者證有干戚羽旄舞等按樂師有帙舞有羽舞有  
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  
司農彼註云干舞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師而  
舞山川之祭祀無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註干舞  
兵舞也此引樂師既謂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  
師之文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  
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但此經干戚羽旄包  
含文武之大舞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  
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  
仕於伶官但左手執  
籥右手秉翟而已  
疏此一節論樂本之事名為樂

本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  
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音比音而為樂  
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  
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  
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動故形於聲者人  
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  
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感之聲心若感  
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  
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  
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

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  
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  
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  
所起由人心而生也陳氏集註曰凡樂音之初起皆  
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  
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  
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  
猶言成曲調也此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於戚  
羽旄則謂之樂焉於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  
心感者其聲喑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  
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  
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  
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  
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喑子逆反殺色界反  
樂心音洛嘽昌善反

訂義註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喑蹶也嘽寬綽貌  
發猶揚也粗麤也極至也同民心出治道此其所謂  
至也疏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



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  
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  
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  
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  
嗷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  
同也踴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  
聲必踴急而速殺也其樂心感者其聲蟬以緩者若  
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  
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故散無窒礙但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遇有善事而心喜也昭  
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其怒心  
感者其聲粗以厲者怒謂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  
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  
者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  
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其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和調也柔軟也若外境親屬  
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六者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者結外感物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

云非性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之此人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為聲知是人聲也故鄭註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三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事是防慎所感政法律也既防慎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辟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為非也賀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陳氏集說防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唯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身者如此嗾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身者如



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者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故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治世之音絕句安以

樂音洛絕句雷讀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絕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亂世亡國反此思音荀

訂義註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疏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心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悲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



則上文云故形於聲音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故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乖者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志怒亂世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陳氏集說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



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  
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  
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比諸絃管乃名為樂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

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怙昌廉反慝昌  
制反陂彼意反

訂義註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

慝散敗不和貌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

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疏所  
引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  
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

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按樂緯動聲儀

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皆亂迭

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怙昌廉反慝昌  
制反陂彼意反

訂義註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

慝散敗不和貌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

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疏所  
引者

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  
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

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按樂緯動聲儀

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皆亂迭

豐記庚辰卷三十一 樂記 論經堂



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  
穡猶君能滋養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  
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為君崔氏云五音之次  
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  
卑故以次配之商為臣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註月  
令云商為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十  
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  
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為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矣  
角為民所以為民者鄭註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  
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  
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  
角屬春春時物生眾皆有區別亦象萬民眾多而有  
區別也徵為事所以為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  
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羽五十  
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為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為造  
為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  
故次民居物之前所徵為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  
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  
羽為物羽所以為物者鄭註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



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為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於財相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者怙敝也慝敗也敝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宮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敝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敝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驕溢故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破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歌斜而不止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斜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羽亂則危其財遺者遺乏也若羽音



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身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之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為義未足以為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者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訂義註此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

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

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

疏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

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瑟之末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其事按異義云命論說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



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于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于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

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秦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秦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道不可禁止也陳氏集說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訂義註論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民徵為事羽為物既能知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宏通故經云近於禮未盡禮之用也  
疏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  
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其聲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者言眾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音猶易而樂極難也惟君子為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脩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為政化民而治道脩矣者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僻則治道脩具矣知樂則幾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



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今  
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云近於  
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正者能使  
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明為德者得禮  
之稱也陳氏集說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  
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  
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迎秣此禽獸之知  
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  
眾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  
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  
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  
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  
也

訂義註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  
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  
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禘祭先王以  
腥魚為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  
餘也教之使知好惡也

疏朱絃練朱絃者按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



大琴練絃此云朱絃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絃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按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有墜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註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連也者能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連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繫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裕祭先王者按鄭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為宗廟裕祭也云以腥魚為俎實者謂薦血之時以俎薦腥魚能氏云其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薦腥魚則始末不烹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清者特牲云大羹濟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鉶羹則和之云遺猶餘者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思矣是有遺音遺味矣能氏云聲有五聲但疏是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按論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裕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樂互可知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絃謂練朱絲為絃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絃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惟有三人歎之是人不受樂雖則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



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  
此覆上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禘祭尚玄酒在五  
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  
也大羹謂肉湑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  
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致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  
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  
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  
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絃䟽越  
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遲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朱  
子曰一倡三歎一人倡而三人和也陳氏集說曰樂  
之隆盛不是為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禘之重禮不是  
為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  
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絲不練則  
聲清練之則聲濁䟽通也越瑟底之孔也䟽而通之  
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  
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  
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  
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尚



姐以生魚為薦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在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之不欲其好惡謂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訂義註靜者言性不見物則無欲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窮人欲言無所不為疏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矣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  
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  
情是情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言外物既  
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  
知也物至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  
之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所好惡  
恣已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誘於外外見所欲  
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恣  
已情欲不能自反禁止是人之所生本性滅絕矣夫  
物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  
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  
化逐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人既化物逐而  
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  
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  
苦怯者疾病不養謂心所嫌惡不收養也老幼孤獨  
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  
獨不得其所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  
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



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知知上知是體，下知是用。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



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  
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  
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之無所  
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  
誘之此所以流濫故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  
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  
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  
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  
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誘不能奪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  
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  
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脩矣

哀七雷反樂音  
洛冠古亂反

訂義註人為之節者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男二十

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

案鄉射  
亦是鄉飲

酒也疏此一節以下至樂云明禮樂相須之事是故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屢云人為猶為人也言  
為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者食饗饗



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禮節  
民心者前經云禮樂人為之節故此經明其所節之  
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和民  
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  
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  
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脩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  
則王道脩具矣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  
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  
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鐘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  
為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  
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  
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為  
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為之刑以  
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  
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脩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



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訂義註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禮樂之事欲其並行斌斌然等階級也疏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年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年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按熊氏此說不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皇氏同樂者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為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與禮惟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



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  
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  
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  
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惟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  
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  
也者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  
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者無偏則是  
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  
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  
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同則上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各自和好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未者謂所好得  
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  
矣刑禁暴者謂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  
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罰得所政教均平矣  
刑者以慎罰爵者以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  
以愛之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  
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  
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  
樂文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



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陳氏集  
說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  
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  
失節親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  
樂之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  
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  
為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  
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  
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訂義註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  
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  
用也疏此一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  
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禮  
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

敬在中而發於外

樂由中出故

靜者行之好心故靜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  
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



禮記卷之三十一  
五  
靜禮節在貌之前動合文理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  
越是也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者  
至謂達也行也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也禮至則  
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揖讓而  
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  
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  
謂也暴民不作此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  
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  
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  
子不怒以致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天子若能使四治之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矣樂  
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陳氏集說劉氏曰欣喜歡愛  
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  
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  
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  
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  
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  
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  
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  
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  
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怒者而  
於禮則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  
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  
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  
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  
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訂義註同者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性  
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教人者鬼神助天地成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也易曰是故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沿猶因述  
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殷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並者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  
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偕者為名在其功  
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  
濩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

六律六呂調和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  
與其數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  
故云與其數解經同節也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  
獨云成物者對則生成有異總而言之生亦成也故  
云成物有功下註云助天地成物是也引易曰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繫辭云精氣為  
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言木  
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相似物西北二者



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則有禮樂化民死則為鬼神以成物此聖人賢人之鬼神也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損益者則下文事無時並名與功偕是也疏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體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功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



禮記卷之三十七  
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增改也故事與時並者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韶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陳氏集說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不止是屈伸之義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典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疑義註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教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神謂之神



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疏註云精氣謂之鬼物終八游魂謂九

謂之神物生所信也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按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

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德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

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

自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教氏之鬼

引春秋者宣四年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

令尹子文請殺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曰

鬼獨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氣

謂之神者則黃帝是也言聖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

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謂之鬼者則若教氏是也氣

劣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熊氏云繫辭鬼神者

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人鬼神與自然

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總引之也又鄭註祭

法七祀謂鬼神司祭小過引此幽則有鬼神然則有

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

廷華案註以鬼神助天地成物蓋造化之鬼神其說

是也並入聖賢精氣等說則舛矣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

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

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作述之謂也

訂義註綴謂節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城也述謂訓

其義也疏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并述作之綴

兆舒疾者綴謂舞者行謂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

兆也周還禘襲者周謂行禮周曲廻旋也禘謂袒上

衣而露禘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禮記卷之三十七

三

禮記卷之三十七

樂記

詒經堂



者尚文故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  
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  
也下文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  
浮偽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  
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  
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  
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聖聖者通達物理故  
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述者之謂明明者辨  
說是非故修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氏集說曰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營兆也禘  
襲說見曲禮情謂理趣之深奧者知之悉故能作文  
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  
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  
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  
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者之述也夫子之聖  
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訂義註化猶生也別謂刑體異也由天作以地制者  
言法天地也別謂刑體異過猶悞也暴失文武之意  
疏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  
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者  
天地之序也者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  
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以地制者禮生於陰  
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者惟聖人識合  
天地則制作禮樂不悞若非聖識則必悞悞制禮則  
尊卑混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作則暴者  
謂違暴失所若過悞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謂文樂武樂雜亂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  
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  
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  
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  
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  
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  
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  
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  
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



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質則  
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作  
則失其和如陽過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  
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  
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訂義註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此則  
與民同者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疏此一節明禮  
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論倫無患者樂主和同論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等論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  
和同無相損害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賀瑒云八  
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  
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敬慎是禮之  
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明樂  
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  
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  
金石起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此等



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陳氏集說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衣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行禮樂之動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成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者其惟大聖乎

辨又作辨音編

訂義註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辨編也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僂略敦厚也

疏功成治定同時耳

者謂一時之事若周公攝政六年是也云功主於王業者功謂一業之功樂者聖人所樂發揚已之功德故云功成作樂云治主於教民者治定謂治人安定使上下有序禮者主於施下明下之從順故治定制



禮也鄭之此註據異代此經云千戚非備樂明以文  
 德為備故云若咸池者下文云咸池備矣是也引論  
 語舜文德為備故云韶盡美矣者謂樂音美也又盡  
 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文多  
 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比體美矣下文說大  
 武之樂是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按禮運  
 云薦其毛血謂上古也腥其俎孰其腥次代文用亨孰  
 而合亨謂三五也是上代質用血腥次代文用亨孰  
 故引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以結之是  
 早者燔孰尊者血腥尊者禮具卑者不具然三王之  
 世禮文煩多五帝之時禮文簡略今以上世為其禮  
 下世為不具禮者禮之所具在於德上代禮文雖略  
 德備也下代禮文雖煩德不具也故前文云大禮與  
 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禮是其具也樂人之所  
 好害在法侈者樂聲之作人聽而不厭是人之所好  
 好而不止故蕩奢伏故害在法侈若朋淫於家俾畫  
 作夜物極則反樂去夏來又煩于淫聲怡埋心耳則  
 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倦  
 畧也案疏說未盡善義粗率姑存之  
 疏此章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必制  
 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按鄭目錄云第三是樂施第  
 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為第三言鄭  
 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  
 趣不同故也王者成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  
 子功業既成治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  
 治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  
 作樂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作樂以  
 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  
 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為儀今



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者略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其禮具者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徧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辨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發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為備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共用一樂也三  
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共襲因一禮  
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  
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  
隨時而改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  
淫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感也禮粗則偏矣者偏  
謂倦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  
倦則致粗略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而無憂者厚  
動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  
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苦倦略能如此者其惟大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  
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長丁  
文反

訂義註禮行以禮為異也樂興以樂為同也春作以  
下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和樂貴同也率循  
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  
之也官猶事也各得其事

疏敦和樂貴同也者謂敦  
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

則貴也和則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其  
所宜明敦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



樂言敦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為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云亦案宮官馬氏所謂天地位也註說混姑存之

疏此一節由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言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典禮至異故云行此樂興與禮行相對樂云典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制為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為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為禮敦重和同因循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者居謂居處也言禮之為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為而順地也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禮樂明倫天地官矣者言聖人能使禮樂顯明倫具則天地之事得其利矣陳氏集說曰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綱



禮記卷之三十一  
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  
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  
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  
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  
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化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  
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至  
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  
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  
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  
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焉春作夏長天地之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  
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義序故近  
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列宜  
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  
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化地者斂其氣  
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地之宜而安定乎  
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  
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  
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  
功之所合也



疑義註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也疏言鬼神謂先聖先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則先

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樂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居住有形上下之體

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鬼也賀云以為居鬼者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所造而愛受祭

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居義亦通也

廷華案鬼神天地之鬼神蓋二氣之粹者註言聖賢

疏言五祀義何疏耶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

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訂義註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

象光耀也形體貌也疏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

樂之功也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一經

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者山澤列

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川

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

故鄭註周易云君臣尊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

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為性也命

者長短天壽也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天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因此制禮類



族緣物各隨性命也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註易並云象者日月星辰鄭註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註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馬融註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註易云山川澤物也鄭註易云謂草木鳥獸也註此云形體貌也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體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陳氏集註曰此與易繫辭略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禮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故小大之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取水火動靜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奉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之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



天地自然之理乎

疑義註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  
殖生者也疏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謂雷風也  
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本春生  
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  
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註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  
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  
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  
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數澤者也鄭註易  
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註云方謂行蟲物謂殖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生者言二註不同各有以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  
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  
而已故云物也

廷華案註疏最舛當以集註正之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  
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

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依註作躋  
煖許表反

訂義註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訊也百化百  
物化生也疏地氣上齊者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  
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上樂象氣故先



從地始形以上為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為初陰陽相  
摩者摩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天地相蕩者言天  
地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  
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  
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  
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  
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  
之耳而百化興焉者興生也由天地齊降以下諸事  
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  
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天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  
天地別異此經云樂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地之和  
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陳氏集說應氏曰此即所  
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言樂  
者天地之和也天地相蕩言其氣播蕩也百化興焉  
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訂義註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疏  
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化不時者謂天地  
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



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辨別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地之情也禮之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陳氏集說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訂義註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疏此一節或說禮樂之大極乎天者言禮樂上至於天蟠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地故言委行乎陰陽者禮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窮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



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  
厚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禮  
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  
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  
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  
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鼈不涖則深  
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  
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著直畧反下如字大音泰  
訂義註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猶明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禮  
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

間耳  
疏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者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

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疏樂

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樂象於天天為生物始而  
禮居成物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稟  
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註以  
著為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  
著言顯著明白運不息者是天也按易乾象云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



坤卦象云安貞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至無齒不格無高不屈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招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合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為乾此乾知大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為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



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疑義註間謂百物也

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

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周還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植物山陵之屬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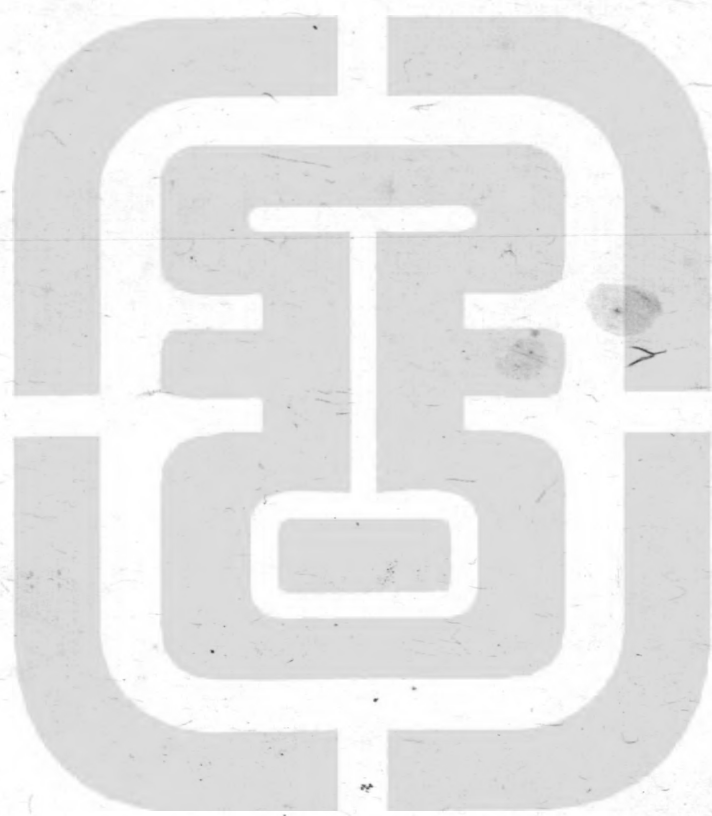
廷華案著合下諸著字皆當作顯著言註訓為處於理無碍姑存之至間字義長樂劉氏曰中和育於萬物充於天地之間此即註而其說較明長樂陳氏云一動則為樂一靜則為禮天地之間禮樂而已馬氏云樂之動應乎天之間禮之靜應乎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金華邵氏曰一動一靜則在動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機械之妙慶源輔氏曰一動一靜乃天地之間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姚氏舜舉曰是皆勝於註說之滯又方氏曰間如無間之間一動一靜乃天地之間耳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和同為一豈復有間此說少遠然亦一說並存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八十九頁